

②5 庫文歌九

炳慶葉

詩讀愛

軒鳴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九歌文庫 259

晚鳴軒愛讀詩

著 者：葉 慶 炳

發行人：蔡 文 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25776564・2570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網路位址/<http://www.books.com.tw>

門市部：九歌文學書屋

北市長安東路2段173號（電話／27773915）

印刷所：日裕印刷行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蕭雄淋律師

董安丹律師

初 版：1979（民國68）年7月10日

初版12印：1998（民國87）年11月10日

定價 160 元

ISBN 957-560-108-4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掉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鳴軒愛讀詩／葉慶炳著.-- 初版.-- 臺
北市：九歌，民68

面； 公分.-- (九歌文庫；25)

ISBN 957-560-108-4 (平裝)

1. 中國詩

681

79000306

葉慶炳 著

晚鳴軒愛讀詩

九歌出版社印行

願這本小書帶給您：

古典詩歌的芬芳，
現代雜文的趣味，
做人處世的箴言。

目錄

七	下山逢故夫（佚名「上山采蘼蕪」）
七	同心而離居（佚名「涉江采芙蓉」）
二五	羅敷自有夫（佚名「艷歌羅敷行」）
三七	死當長相思（舊題「蘇武詩四首」之三）
四〇	松柏有本性（劉楨「贈從弟三首」之二）
五三	功成不受爵（左思「詠史八首」之一）
六二	時還讀我書（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
六九	言笑無厭時（陶淵明「移居二首」）

- 九 偏爲梅咨嗟（鮑照「梅花落」）
九 只可自怡悅（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七 風多飛無力（吳均「贈杜容成」）
一〇五 風吹草低見牛羊（佚名「敕勒歌」）
一三 念天地之悠悠（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一三五 願君學長松（李白「贈韋侍御黃裳二首」之一）
一三 以色事他人（李白「妾薄命」）
一四 但覺高歌有鬼神（杜甫「醉時歌」）
一五 安得廣廈千萬間（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一六 百馬飲一泉（李益「飲馬歌」）
一七 還君明珠雙淚垂（張籍「節婦吟」）
一八 苟能行忠信（韓愈「江漢答孟郊」）
一九 求友須在良（孟郊「求友」）
一九 身窮心不窮（白居易「我身」）

下山逢故夫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

「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古詩八首之一・玉臺新詠卷一

這首古詩所寫的是一位被休的女子邂逅故夫時所作的一段交談。作者不詳，大

概產生於東漢時代。

詩的第一句「上山采蘼蕪」，重點在「上山」，不在「采蘼蕪」。因為有「上山」，才有下一句的「下山」。至於「上山」採什麼，無關宏旨。蘼蕪是一種香草，風乾後可做香料。這位婦人「上山」可以採茶，可以採桑，但她偏是「采蘼蕪」，我想主要是爲了押韻。

第二句「下山逢故夫」，重點在「逢故夫」，不在「下山」。如果這位婦人「下山」而不曾「逢故夫」，就沒有下面這一番對白，當然也就沒有這首詩了。所以，「下山逢故夫」一句是整首詩的關鍵，而「逢故夫」三字尤其重要。

你可曾想過：一位被男方逼迫離了婚的現代婦女，在百貨公司購物或在電影院前排隊買票時，驀地望見她過去的丈夫迎面而來，她會有怎麼樣的反應？掉轉頭眼不見爲淨？狠狠瞪他幾眼表示積憤未消？還是關切地上前問問他的近況？我想，前兩種情況比後一種情況更爲可能吧！可是，這首詩裏的這位古代女性却表現了後一種情況。你看，她「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我第一次讀這首詩在初中時代。當我從國文課本讀到「長跪問故夫」這一句，

心裏立刻有一種不平之感。她幹麼要向他下跪？那時據我所知，下跪是行大禮；求神，拜佛，祭祖，向長輩賀年拜壽，都得下跪。但是一個已經被休的妻子，幹麼還要向故夫下跪？當然不可能是爲了求求他再把自己娶回去。那時候，我在班上以勇於發問出名。等國文老師講完這首詩，我立即舉手把我的不平之感說了出來：

「老師，這個女人爲什麼要向她的故夫下跪？」

「唔，唔，這個……這個……」

我這一問，可把那位只有高中畢業學歷的國文老師問住了。年輕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怎麼高中畢業就能教初中？如今在臺灣，就是大學畢業要謀一個國中教師的職位還真不容易哩！但我說的是四十年前的事情。那時候，在我家鄉要找大學畢業生，大概找不出多少位。如果他大學畢業，早已到各大都市「高就」去了，誰還回到小縣來教初中？因此之故，請高中畢業的來教初中，也就成了常有的事。你想，高中畢業，能讀多少古籍，能懂多少古事。難怪那位國文老師和我一般見識，把「長跪」當作跪下來要叩頭講，因而對這個女子爲何向她的故夫長跪一事百思不得其解。過了幾年，讀書漸多，才知道古人席地而坐，坐時兩膝據地，臀部放在脚

跟上；如果把腰股直起來，上身聳起彷彿加長了，就叫「長跪」。民國三十六年我來到臺灣，住的是日式房屋，於是也親自體驗了席地而坐和長跪的滋味。長跪固然比坐要有禮貌，但絕不是爲了要向對方叩頭拜拜。詩中女子對她的丈夫長跪，只是爲了便於多聊幾句而已。

然後，這位被休的女子以一句「新人復何如」開始了和故夫之間的交談。從這句問話裏，你不難體會到一絲關懷之情。雖然她面對的人已另有新人，但究竟過去曾是同牀共枕的夫妻。一夜夫妻百夜恩，這種恩情豈是有生之年所能輕易忘懷的！當然，這句「新人復何如」，多多少少含有與那位接替她的位置的新人比一比的念頭，但這種念頭的產生，仍然是基於對故夫的一絲舊情。

接下去，是故夫的答詞：「新人雖說好，但還是不及故人好。容貌倒相差不多，只是手藝及不上你。」姝，好也。習慣上用來形容女子貌美，但從下文看來，此處的姝字並不專指容貌美好，而是泛指。顏色，當然是指容貌。手爪，指手爪上的功夫，特別指下文織素而言。如果你把手爪解作手爪本身，是可以，在古代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的確也只有做丈夫的才能知道前妻和後妻的「手爪不相

如」。只是這樣講的話，和下文纖纖素素的比較連不上關係，所以還是把手爪引申爲手藝較妥。

故夫的回答，多少替這位女子帶來了一絲勝利感：「嘿！我道新人有多好，原來還比不上我！」這一絲勝利感剛自心頭掠過，懷疑和委屈也隨之而起：「他說的是真話？還是爲了不使我難堪，故意這樣說？」「如果我真的比新人強，爲什麼我會落到被休的地步？」終於，她忍不住幽幽地口吐怨言：「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彷彿說給故夫聽，又彷彿說給自己聽。

古代沒有新式標點，因此當我們替這首詩加上新式標點時，把「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兩句標成這位女子的話，還是標成故夫的話，有待我們審慎選擇。如果把這兩句看作故夫的話，那麼這首詩就變成只有「新人復何如」一句出自這位女子之口，下文全是故夫的答詞，不免顯得單調。而且把這兩句納入故夫的答詞之中，那就變成了普通的敘述，那裏比得上把這兩句當作這位女子的話，使她在如怨似訴中表現出複雜的情緒來得感人。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兩句，完全是文學的語言。當時的事實絕不是「

當新人堂堂皇皇從正門進來，故人只好暗中從旁門離開了」。休妻在前，再娶在後，中間應該有一段日子的間隔。也就是說，故人離去，新人入門，不可能在同一時間發生。但是作者爲了表現故人的悲淒與新人的榮寵，故意把兩事對比而言，甚至把「新人從門入」置於「故人從閤去」之上，這一來，榮寵的更榮寵，而悲淒的更悲淒。再者，新人之來固然是「從門入」，故人之去也並非絕對不能「從門去」；如果這家人家有門無閤，根本非「從門去」不可。但是作者爲了加強對比的效果，偏讓故人「從閤去」。閤，旁門也。連正門都不讓她走，直接的作用是使悲淒的更悲淒，間接的也就顯出榮寵的更榮寵。當然，上句用「門」，下句用「閤」，也含有使字面不重複的考慮。這情形正如前文「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的「好」和「姝」。

文學的語言，最忌落實解釋，詩句如此，文句亦然。從前我教左傳，教到「鄭伯克段於鄆」，就遇到過這種情形。鄭武公之妻姜氏，因生長子鄭莊公時難產，受盡驚嚇，從此憎惡這個兒子。漸漸地，母子之間意見越來越深，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鄭莊公會發下誓言：「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後來他接受了孝子穎考叔的諷

勸，願與母親相見，但格於當初許下的誓言，不得不曲解誓言，掘了隧道，在「黃泉」之下與母親會見。左傳記載母子在隧道中相會的情形說：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遂爲母子如初。

曾經有一位同學問我：「鄭莊公唱着歌從隧道的一端進入，母親姜氏唱着歌從隧道另一端走出，他們母子如何會面？」這位同學就因太落實而引起誤解。「公入而賦」，是指會面前莊公的喜悅，而姜氏的喜悅亦暗含在內；「姜出而賦」，是指會面後姜氏的喜悅，而莊公的喜悅亦已暗含在內。一「入」一「出」，時間有先有後。只是作者爲了渲染這一次「黃泉」相會帶給母子倆的無比歡欣，將兩者相提並論，彼此烘托而已。

題外話就此打住，言歸正傳。詩中這位女子所說的「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含有懷疑故夫所說的「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是否由衷之言的用意。這一點，故夫察覺到了。爲了表明他說的完全是由衷之言，他加上了一段具體的說明。他以「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織纈日一匹，

織素五丈餘。」來比較，得到「新人不如故」的結論。縑是黃絹，素是白絹，就質而言，素精於縑。一匹是四丈，就量而言，五丈多於一匹。新人善於織價值較次的黃絹，日產四丈；故人善於織價值較高的白絹，日產五丈。兩相比較，說「新人不如故」，一點也不虛。

現代男人比較兩位女士的優劣，一定會從學識、性情、品行、容貌各方面着眼。而這首古詩中的故夫比較前妻後婦優劣的主要着眼點，竟然是她們每日織成布帛的質與量。這當然是由於時代不同，生活情況不同，觀念亦隨之而異。在這位故夫的時代，一般家庭娶個媳婦，主要就是爲了生產。生男育女是生產，織布也是生產；前者爲了傳宗接代，後者爲了衣食所需。一個媳婦如果肚子不爭氣，生不出一個兒子來，那就犯了「七出」之條第一條「無子」重罪，非接受被休的命運不可。如果織布的技術差，產量少，也算不得好媳婦。因此女子嫁到夫家之後，一方面得曲意奉承夫君，祈求早日懷孕生子，好在夫家立定脚跟；一方面得努力做個織布機器，爲夫家帶來衣食，增加財富。你看，產生於漢末的孔雀東南飛一詩中的那位苦命女子劉蘭芝，還不是「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嫁到焦家之後，還不是「雞